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1-0119-06

# 近代中国儒学教育及其现代转化

## ——以山西铭贤学校(1907-1951)为中心的考察

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 建立于1907年的山西铭贤学校,在近半个世纪逐渐形成的从小学到大学本科的完整办学体系中,始终重视开展儒学教育。其“学以事人”的铭贤校训便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在“孔学为经、耶道为纬”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铭贤学校科学合理地设置儒学教育课程,一贯坚持“以德为先”的道德教育,探索出了富有特色的“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平民化的人格教育模式。铭贤学校的这种儒学教育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在中西融通的视野下自觉进行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化,并构建了全程贯穿、全域覆盖、全员投入、全力协同的儒学教育机制。这些儒学教育的特色,一定程度上为当前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铭贤学校;孔祥熙;儒学教育;学以事人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1.019

山西铭贤学校于1907年由孔祥熙在其家乡山西太谷创办。孔祥熙认为,“教育实为国家民族生命之根本”<sup>[1](P618)]</sup>,通过教育“欲籍以为国家、社会育成革命服务之人才”<sup>[2]</sup>。在美求学期间,与孙中山的会面更坚定了孔祥熙创办学校、从事教育的决心:“余惟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为立国百年大计,而生当满清失政外患日亟之际,蒿目时艰,怒焉心忧。其后负笈北美,屡谒总理,习闻革命救国之义,益知启发民智为根本之图。”<sup>[3]</sup>基于此,孔祥熙于美毕业回国,携带一笔欧柏林校友的捐款,创办了铭贤学堂(小学),1908年招收初中学生,1909年成立中学;1911年,铭贤学堂改为私立铭贤学校。1937年,铭贤学校成立农工专科学校董事会,着手农工专科学校的筹备工作。然而全面抗战爆发,铭贤学校被迫离太谷南迁,途经山西运城、河南陕县、陕西西安、沔县,于1939年到达四川金堂。入川后董事会决定在办好中小学的同时,筹建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0年10月,私立铭贤

农工专科学校正式招生。1943年铭贤农工专科学校改建为本科学院,名为私立铭贤学院。1950年,铭贤学校分批次从成都回迁太谷,次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达对山西私立铭贤学院的处理方案,改名山西农学院,学校由私立转为公立。在44年的办学历程中,铭贤学校始终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教育。

### 一、“学以事人”的铭贤校训及其儒学渊源

孔祥熙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孙的身份示以众人。这一身份是孔氏在民国初年通过与孔府血缘关系较近的八府长孙孔祥勉的查证而得,从而在1930年以“纸坊户”的后裔挤进“孔子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编修的《孔子世家谱》。尽管这一身份在当时就受到质疑,但由此可看出孔祥熙对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的重视。在孔祥熙看来,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得以立国的精神支柱,“孔子之学,为

收稿日期:2018-10-25

基金项目:山西农业大学重点专题研究项目“山西现代农科的兴起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XSK2016010)。

作者简介:李卫朝(1974-),男,山西芮城人,教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泉,微言大义流衍数千年而泽华不衰。”<sup>[3]</sup>“我国立国数千年,迭经忧患,终能克服危难,卓然自立于宇宙不可动摇者,即因有此精神力量的维系,而此种精神力量的发生,乃是由孔子遗教而来。”<sup>[1](P586)</sup>坊间亦有传闻,孔祥熙曾经以一只蘑菇和一棵大树来比喻英国王室与孔子家族,足见其对孔子儒学之重视。正是在这种对孔子及其儒学青睐有加的心态的支配下,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创始人,在铭贤学校44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贯穿了重视儒学的现代性转换的教育理念,其集中体现在“学以事人”的校训中。

铭贤学校创办之初,孔祥熙便明确提出了“学以事人”的校训。这一校训虽然始于基督教“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思想的启发,但是只有在融合儒学的人文精神之后才真正焕发出其思想的活力,成为指引铭贤学校近半个世纪的精神明灯。孔祥熙对此作过明确解释:“铭贤之教育宗旨,实以孔学为经,耶道为纬,融会贯通,使青年学子循循然沉潜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范畴中,而不出乎规矩准绳。”<sup>[3]</sup>“孔学为经,耶教为纬”已然明确地将传统儒学置于西方基督教之上,而没有受当时西化风潮的影响,由此也就彰显了“学以事人”校训对传统儒家思想。“通经致用”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支撑着历代之“士”不断追求立己达人、经世致用的人生追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对“士”的家国情怀和天下担当的精神的高度概括。铭贤校训“学以事人”明确以“人”作为“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学”为增进人类幸福服务,为救国救民服务,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铭贤学校作为一个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产物,在民族危亡的飘摇岁月,仍能在融通中西的过程中,突出传统儒学的地位,坚持中国文化的本色,传承中华文化的血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学以事人”校训对儒学的传承与发扬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学以事人”校训对儒学的传承与发扬并不是一味地照搬,而是在时势日艰的形势下,融通中西,扬长补短,对“学以事人”中的“学”“事”“人”分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容。首先,“学”不再局限于传统“四书五经”,而更多地开始借鉴西学,把“学”由空疏的章句转向现实的人事,以“事人”作为“学”的中心,从而在西学基本科目的基础上

开辟出农、工专科,蕴涵着务实践履的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某种程度上是对晚清以来空疏学风的匡正。正因为如此,铭贤学校一反当时的“常态”,将当时读书人所鄙弃的农、工两科当作主打专业。孔祥熙曾说:“农村无教而教之日远于陇亩,胼胝手足,又学者之鄙不屑为,非所以为治生致用之具也。因辟农工两科,以专家研究改进种植之法,以助农事,又俾诸生于诵习之余,知农工之重,耳濡目染,深究广讨,俾有所试。”<sup>[4](P36)</sup>同时,在“学”的方式上,铭贤学校大胆采用一些西方的教学尝试,率先在山西省推行英语教学,大胆借鉴西方通才教育模式,在中学教育阶段就推行了学分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学”的内容上,铭贤学校既没有故步自封,也没有盲目崇洋,而是以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各文明成果,从而注重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营养,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技文化。

其次,“事”明确为“服务”,“事人”即服务于他人。这样就框定了“学”不是为了凌驾于他人之上,不是为了能够奴役人,甚至也不是管理人,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人。以服务他人为目的的“事”为“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因此,“事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学以致用精神,也是西方基督教奉献牺牲精神的表达,是中西智慧的合理融通。对农科的重视以及在山西首家引进现代农科、开办农科教育、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等都充分体现了服务他人(农民)的思想。

再次,“人”明确指向广大普通民众。“学以事人”要求学生树立“平民化的态度”,彻底去除传统之“士”“学而优则仕”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转而以“平民化的态度”“事人”。孔祥熙曾说:“铭贤自设立以来,完全采取自力自助之平民化态度,校中洒扫劳作诸杂役,纯由学生自任之,以实地练习服务人群之习惯,冀养成艰苦卓绝遗大投艰之精神。”<sup>[1](P643)</sup>并且,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时势下,将匡救广大民众于水火之中作为“学以事人”的最终目的。这样,就把“救国”与“事人”结合起来,使得此后的铭贤学校无论是在革命救国的潮流中,还是在实业建国的道路上,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总之,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时,铭贤学校“学以事人”的校训,既有对传统儒学经邦济世、拯救天下苍生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又有对已经堕落的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批判,更是近代以

来中国社会所亟需的家国情怀的回应。

## 二、铭贤学校开展儒学教育之分疏

在“学以事人”校训的指导下,铭贤学校在44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教育,一直提倡以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精神来训练和教育学生,用儒家思想重塑国民灵魂,规范国民行为。针对当时一些学校受西化影响废除中国传统经典课程的现象,孔祥熙曾予以严厉批评,认为这是“绝大错误”：“要知道这些固有道德和教训,是我们民族精神所寄托。”<sup>[1](P3-4)</sup>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铭贤学校不论在早期的小学、中学阶段,还是在后来发展至农工专科学校、私立铭贤学院阶段,都始终将“国文”课作为主干课程,力图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中国文化之精神,养成重仁爱、尚和平、崇道德、追平等之自由人格。同时,浏览铭贤学校的课程培养目标,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文”课程的目标就是要塑造学生本国文化之精神,“历史”课程的目标就是要学生了解本国学术文化之演进,明确近世中华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地理”课程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明了中国各地之风土人情,等等。为了帮助学生更多地了解历史上山西的名人贤达,提高学生传统文化之素养,铭贤学校还专门编辑了《山西名贤辑要》一书,提醒学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并且能够“遵其志毋泥其迹”,“善取法者”。此外,《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宋元词选》《南唐二主词》《漱玉词》《饮水词》《正续词选》《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牡丹亭》《琵琶记》《长生殿》等等均是铭贤学校为高中学生开列的必读书目,乃至《宋词研究》《诗词学》《选读北新丛书》等学术书目也榜上有名。<sup>[5]</sup>由此可见,铭贤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并且将这种教育融合到各个课程中,形成课程全贯穿、人员全投入、领域全覆盖、部门全协同的运行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到1927年在全国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对铭贤学校淡化教会学校色彩、转变办学方向、更加突出国学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借着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的

规定,铭贤学校废除了圣经课程与礼拜活动等必修课程,逐步淡化了学校的宗教色彩。近代山西陷入兵燹日炽、天灾频仍、烟毒泛滥等天灾人祸的困扰中,而当时教育培养的“能空说之人才太多”,“合于实用和能负实际责任的人才”却严重缺乏。铭贤学校借机转变办学发展方向,在山西率先开设农科、工科、商科等现代教育学科,冀图通过实业教育培养可堪实用的技术人才,振兴山西农业、工业、商业,彰显了“学以事人”的宗旨。

其次,铭贤学校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无疑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铭贤学校一直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并且强调“德育”为先。孔祥熙提出:“中国文明之精神,是崇德教,重仁爱,尚和平而轻杀伐的王道主义。自个人的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一切皆求之在我,以克己复礼为本。”<sup>[1](P559)</sup>他特别重视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训练和教育学生:“务须一面注意学问之增进,一面注意人格之修养,学问人格打成一片,始能了解我古先圣贤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大道,始能不为邪道所诱惑。”<sup>[6](P380)</sup>从孔祥熙始,铭贤学校一直把德育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明确规定德育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参与毕业考试。在铭贤学校,德育不仅仅是遵守校规,勤于学习,而且要“使学生陶熔于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为了提高道德教育,铭贤学校对教师也提出了特别要求。时任铭贤校长的贾麟炳曾倡言:“诸同仁对于学生之训诲,除作智能之传授外,兼须以吾国先哲所倡导之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美德,施诸其身,灌注其心。务期培养成功学行兼优,抑或智品具备之青年,借矫吾国教育上过去只重智能传授,忽略德性陶冶之积弊,而为国家储备实用人才。诸同学一方面固应努力学业,以求致用。同时更应切实注意道德之修养,与夫人格之陶冶,对古圣先哲之垂训,应视为圭臬,书作铭哲。”<sup>[7](P478)</sup>铭贤学校始终不忘德育为办学根本,在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同时坚持德育为先、以情育人。梅贻琦明言:“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sup>[8]</sup>这种“以德为先”的教育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铭贤学校这种“以德为

先”的教育思想不是“泥其迹”,而是“善取法”,即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儒学纯粹的道德教化,非常重视将道德教育融入物理、化学、自然、地理、算术、体育、音乐等课程教学乃至学生的生活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铭贤学校还仿照欧柏林大学创造性地将劳动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改变了传统儒家对劳动的轻视和鄙弃。劳动课主要教育引导学生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即劳动是将个人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的过程,不仅改造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是服务学校、服务社会的具体实践。这样,铭贤学校就将劳动提升为一种学生应备的道德品质,从而为实现“贫乏可救,族姓可兴,转危乱之局,而跻于安强盛大之域”奠定道德人格基础。

再次,“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也是铭贤学校传承儒学教育所形成的重要办学特色。“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既是铭贤学校科学办学理念的深刻体现,也是铭贤学校的精神传统。近代中国,在自由民主的指引下,青年学子纷纷摆脱旧式名教的控制,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纷乱的社会却未能给出走之后的年轻学子以明确的方向,“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闷与迷茫困扰着走出家庭之后的青年学生。鲁迅先生曾以“娜拉走后怎样?”叩问这个时代难题。为了在纷乱的社会给青年学子苦闷、迷茫的心灵以慰藉,铭贤学校将传统儒学注重的家庭伦理情谊融入新式的教育教学中,开创出了“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给予铭贤学子家庭式的温暖关怀。

孔祥熙倡导:“以家庭式之陶铸,期达学校教育之目的,……师生感召,亦无异于家人父子也。”<sup>[3]</sup>自此,“精神家庭化”(或曰校风家庭化)的情感教育逐渐成为铭贤学校重要的办学特征,形成了“淳朴宁静,友爱向上”的校园情境,“上下亲爱,管教谨严”的师生情义,“互助友爱,亲如一家”的同学情谊。“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让铭贤学子终生难忘,铭贤校友常以“温馨的大家庭”回忆在铭贤学校所感受到的家庭般的温暖、父(母)子般的情义(谊)。贾麟炳校长在建校37周年时曾总结:“吾校成立至今三十七年,其所以日益滋长蔚为大观者,……与乎倡导学以致用,实现家庭化情感精神之结果。”杨蔚校长也将“精神家庭化,上下亲爱,管教谨严”概括为铭贤学校的校风特点之

一。<sup>[9]</sup>铭贤学校“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正是在新式的教育与管理过程中融通儒家关于亲情之爱的家庭伦理观念,并且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这种亲情之爱传递给铭贤学子,从而将铭贤学校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最后,铭贤学校平民化的人格教育是对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理想人格作为儒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一直为历史上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所追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之后,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影响,传统儒家圣人人格发生了平民化的转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与古代要使人成为圣贤、成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sup>[10](P309)</sup>。在这种平民化人格的转向中,铭贤学校“注意时代性”、“顺应世界之潮流”,采取“自力自助之平民化态度”培养学生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平民化人格教育:注重平民化人格、务实性人格、主体性人格等全面性的人格教育,养成学生平民化的自我认知,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从传统的依附性的臣民向近代的独立的自由公民转变,从而实现了学生理智、意志、情感等内在心理意识结构与身体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通过这种人格教育,铭贤学校培养的学生实现了从封建社会的“臣民”到近代“公民”的转变,从脱离民众、鄙视生产的“士大夫”到具有平等意识和劳动意识的“平民”的转变,从片面追求道德价值的“醇儒”到知、情、意、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的转变。

虽然铭贤学校的平民化人格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发生的转向,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无不与儒家理想人格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传统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为铭贤学校的平民化人格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所包含的为仁由礼的道德修养、积极进取的历史使命感、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兼济天下的建功追求等思想,都被铭贤学校的人格教育所汲取和转化,成功地融入到其富有特色的平民化人格教育中。在这种近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塑造下,铭贤学子充满自信地活跃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舞台上。

### 三、铭贤学校儒学教育的主要特色与基本评价

在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中,铭贤学校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探索出了从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农工专科学校、私立铭贤学院等系统而完整的办学层次和办学体系。这在近代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同时,尤为重要之处在于,不论在哪个阶段,不论系统的课程设置还是格外强调的道德教育,不论“精神家庭化”的情感教育还是“平民化”的人格教育,都始终将儒学教育与现代教育相融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儒学教育模式。这种儒学教育模式的主要特色在于:

第一,始终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孔祥熙提出的“孔学为经,耶道为纬”的思想定位,为铭贤学校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孔经”置于“耶道”之前,是铭贤学校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集中体现,也是铭贤学校始终坚持的办学理念。虽然从缘起上而言,铭贤学校一开始是具有教会背景和色彩的学校,其开设《圣经》课的目的不在于传教,而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了解基督教文化睁眼看世界的发展。这样,铭贤学校在整个办学历史上是非常独立自主的,而不会受到西方教会的干预和左右。比较有趣的一点在于,“铭贤”二字,针对美国欧柏林大学,其解释是为了纪念在1900年教案中死难的美国传教士,而针对中国国内,则将“铭贤”解释为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国历代先贤的铭记和纪念。这一方面体现了铭贤学校的办学智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为铭贤学校赋予了神圣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也体现了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铭贤学校的历史担当。

正是在这种中华文化本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铭贤学校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同时,自觉地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教育学生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从而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爱国进步青年。这种中华文化本位教育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文化自信的树立必须从教育入手,而如果整个教育体系都一味地面向西方,忽视甚至轻视对学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如

从小学到大学对英语学习的格外偏重),那么,哪来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何谈民族的文化自信?

第二,始终坚持中西融通,自觉进行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化。虽然铭贤学校始终坚持中华文化本位的教育理念,但这种坚持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潮流中,自觉地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会通。与美国欧柏林大学的紧密联系,为铭贤学校坚持中西融通提供了先天条件。在这种中西融通的视野下,其所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教育就能够自觉地进行现代转化。就“学以事人”校训而言,其不仅是对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反对<sup>[1]</sup>,以匡正近世以来的空疏学风,破除汲汲于功名的堕落观念,重树儒学经邦济世、拯救天下苍生精神,更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借鉴和运用。正是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变通,铭贤学校成功地将实业救国的理念落实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又如,在融通中西的过程中,铭贤学校将从西方引进的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教育思想与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相融合,成功地实现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本土转化。

中西融通视野下的儒学教育现代转化理念,无疑对于当下民间流行的各种读经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荒唐野蛮读经的“读经学堂”、“读经班”,提倡毫无根据的“全日制老实大量纯读经包本背诵法”(全日制封闭背诵,不讲解,不学其他课程),甚至通过体罚学生逼迫学生死记硬背经典文本,无疑放弃了与主流社会的建设性对话,走向了极端的反现代性,正如柯小刚教授所批评的,当前“无论是成人国学热的完全迎合当代社会的鸡汤化,还是读经运动的完全对抗当代社会的激进化,都未能保持‘儒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健康张力、良性互动。”<sup>[12]</sup>由此可见,铭贤学校坚持中西融通的儒学教育现代转化,对于今天的读经怪像无疑是一种警醒。今天的儒学教育要想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应当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融通为基础,方能真正达到儒学教育的目的。

第三,儒学教育的全程贯穿、全域覆盖、全员投入、全力协同机制。铭贤学校在开展儒学教育的过程中,坚持课上课下全贯穿、学习生活全覆盖、干部教师全投入、学校社会全协同的运行机制,将儒学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真正

实现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对于学生成长的熏陶。这一点,对于当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还只是停留在社会层面,而不能进入学校教育,则势必会大打折扣。如果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排斥传统的书院制度、缺乏良好的教材、缺失传统礼仪教育,那么,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也很快会无病夭折。正如业师陈卫平教授所言:如果学校不能成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渠道的话,那么“热”很快就会变“冷”的。<sup>[13]</sup>因此,当前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应该从铭贤学校坚持的全程贯穿、全域覆盖、全员投入、全力协同的儒学教育机制中汲取智慧,在学校教育中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绽放光彩。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振东.孔庸之先生讲演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 [2] 孔祥熙.孔董事长新年训词[J].铭贤周刊,1942,(8).
- [3] 孔祥熙.铭贤学校三十年新年发刊词[J].铭贤周刊,1941,(1).
- [4] 铭贤学校.山西私立铭贤学校一览[M].上海:上海希泉印务局,1935.
- [5] 铭贤学校.铭贤学校集览[M].太谷:铭贤学校,1930.
- [6] 信德俭,等.学以事人 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述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7] 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铭贤校友忆铭贤(第53辑)[C].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 [8]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 [9] 铭贤学校档案:第2卷[Z].晋中:山西农业大学档案馆藏.
- [10] 冯契文集:第3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1] 庞桂甲,李卫朝.铭贤校训“学以事人”思想研究——以孔祥熙教育思想为中心的考察[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
- [12] 柯小刚.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国学热和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4).
- [13] 陈卫平.“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J].学术界,2007,(6).

##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LI Wei-ch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yu 030801, China)

**Abstract:** Shanxi Mingxian School, which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was founded in 1907.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full education system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its past fifty year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motto of ‘Learning for Serving People’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chool. Under the guideline of education tenet of “Confucianism as Meridian, Christian as Weft”, the school has set up a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model of spiritual domesticated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popularizing personality education via the principle of “Virtue First” and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Confucius courses framework. Adhering to Chinese culture-based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school has carried out a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educ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Meanwhile, the school has constructed an education mechanism of full coverage, holistic process, overall participation, and mutual coordination.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 Minxian School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could set good exampl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urren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Key words:** Mingxian School; H. H. Kung; Confucianism Education; Learning for Serving People

(责任编辑:庄暨军)